

賦詩疏書

祭文  
雜著  
附錄

城隱集單

앞표지 뒷면

城隱先生逸稿序

君子之與小人如陰陽晝夜之相反小人道  
長則君子道消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此古  
今治亂之所由分而氣數升降之一大關鍵  
也孟子之闢楊墨大易之著吉凶其理一也  
粵在江華主初政國是顛錯椰說盛行誣逼  
之言至及於晦退兩先正時則有若申城隱  
先生以草茅一布衣奮不顧身與堂姪鼎峯  
公抗疏力辯直聲動一時奚但增光於斯文  
而有辭於來世而已耶其見道之明所樹之

卓已有所承襲者如是退齋公以忠孝著府  
令公直諫聞寢郎公侑儻有大節悔堂公學  
問稱公以其家之人姿稟既高踐履純篤孝  
友肥於家行義爲後人式不幸遭時板蕩奉  
母避亂備經艱險而僂身之物莫不畢給如  
江革之客下邳又倡起義旅與柳正字金近  
始鄭湖交諸公雪涕悽慨以忠義激之雖無  
斬將搴旗之功贊畫居多其與義陣書以直  
擣巢穴不失機宐累累數百言因朝令撰  
亂中事首末上完平李相公李相公濬加歎



嘗以爲得記事體嘗除永嘉教授教諸子不  
習程文曰此非進取時途無意於世其知命  
修身之詩蓋遺安也爲文章不事雕篆取理  
順辭達而已公初厄於兵中罹濁俗不得展  
布所蘊而惟其戊辛二疏尊衛扶譴之力凜  
然有不可犯之義至今爲邦人之所誦慕百  
世之下亦可見公大節之炳炳也如是公之  
十代孫敦植氏方以遺文付剞劂問序於不  
佞以道獻之末學庸淺曷敢與議於是役而  
惟念事契之重有不可以終辭謹摺來狀敘

次之以寓景行之忱云爾 隆熙二年己酉  
中和節上澣義禁府都事後學豐山柳道獻  
謹序

日申君敦植以其先祖城隱公逸稿一冊來  
示余因請弁其首噫甚寂寥也然按公以純  
慤之姿生閭閻之家以悔堂先生為父以虎  
溪晚悟懶齋諸公為子服襲忠孝之裘褐飽  
飫義理之芻豢居作述之間而蔚然有是父  
是子之稱成周氣數之萃於一室不亦盛哉  
侍廬於前後之喪而血淚無乾則如其孝也  
奮義於執徐之難而艱危不避則如其忠也  
持身則以謙卑自牧處世則以濟恤為務日  
用可見之行無不是家庭之遺範也若辛

亥再疏義理昭晰辭氣森嚴雖錢氏子袒胷  
受箭之勇無以加焉其見道之明樹立之卓  
非一時慷慨之可能也不朽莫大於是文詞  
之鉅又何足恨哉姑書所感為城隱先生逸  
稿序已酉重陽節前禁府都事聞韶金道和

謹序



世系圖

始祖申崇謙

號野安高麗太師代死功臣

起自鵝洲君為一世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益休

金紫光祿大夫門下侍郎以勳封鵝洲君正濟屬縣始自平山分贊

子英美

官檢校太子太師

子晉升

官令同正

子得昌

官散員同正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子允濡官版圖判書諡貞肅以清直顯于麗末

子祐號退齋官按廉使見王氏運說與古治隱携歸親喪泣血有竹雙生旌閭錄三綱行實亨涑水院

子光富出入臺省直諫見忤貶內府令

子士廉官彥陽縣監有藁黃之稱

九世  
十世

十一世  
十二世

子錫命陞司馬有詩聲月中桂詩傳於世自尚州丹密徙居義城元興

子俊禎承仕郎教授

子壽除慶基殿參奉不祿周文敏公

子元祿號梅堂往遊退慎之門自元

導以孝學贈戶參旌閣錄三綱

十三世  
十四世

十五世  
十六世

子侂號城隱永嘉教授抗疏辨誣賢贈左

子適道號虎溪健元陵參奉丁丙倡義又

贈吏參亨丹邱院四子樂均埭進士享

子達道號晚悟弘文館修撰丁卯和從

旨三子在衛率圭佐郎瑩

子悅道

號懶齋司憲府掌令丁丙介和贊  
謁寒旅門有學問淵源享丹邱五

子璣坂堪塲坪



城隱先生逸稿目錄

卷之一

賦

耻惡衣惡食者學者之大病賦

閉戶焚衣冠賦

鍾山放魚賦

不登衡嶽賦

印賦

詩

示諸子

抄下子之文集目錄 一

雜詠三首

輓李侯寓

志感

從子泳道失火有感而作

偶吟

輓李南溪輔

疏

請流高敬履仍請五賢從祀疏

請辨鄭仁弘誣詆文純公李滉疏

書

答太學士林

與道內義將金翰林垓柳正字宗介

鄭進士

世雅

上方伯李完平

元翼

祭文

祭李鶴洞光俊文

雜著

書旅軒說後

願留張戾顯光狀

記聞錄出耕隱先生實記

勞葉遊擊忠忠文

葉公威德碑

卷之二

附錄

行狀

墓碣銘

墓誌

墓表

祭文

輓詞



跋

三

卷之三

三

卷之三

三

誠隱先生逸稿目錄終

城隱先生逸稿卷之一

賦

耻惡衣惡食者學者之大病賦

乃服衣裳之日寧有綺羅身上土簋藜藿之  
時安有食前方丈世皆慕乎外文孰有意於  
內省稽先覺之垂訓悟學者之有病病不在  
於痾瘠崇固自於喫着原衣食之權輿諒不  
關於美惡衣裳所以揜體飲食所以療飢然  
末俗之奢麗役一心於侈靡何下學之昏惑  
昧內外之重輕目纔及於彼美耻已萌於中

情愧我衣之朴陋羨在人之狐貉愧我食之麤糲羨在人之玉食心已馳於外物業何望於內篤初有事於學問尚成章之可冀竟知誘而物化慨識趣之卑鄙耻豈在於不若人服美服而徒哺餒斯學者之大病鮮不至於敗德苟在我之修得衣寬博其何忤苟在我之自慊飯蔬食兮何忤肆君子之耻之不在彼而在此耻不仁而行仁耻不義而行義既不耻於下問工常切於修己紉忠信而爲服何羨人之錦裳味道義而滿腔何願人之膏

梁斥華服而甘蔬食夫豈至於爲耻緬往古  
而跽予孰此道之知美緼袍雖至於弊垢子  
路之不耻自得簞瓢雖至於屢空顏淵之真  
樂何極茲先哲之克修蓋後學之是則顏何  
人兮仲何人有爲者亦若是顧余學之未造  
期聖道之可企恒無耻之爲耻違有耻於口  
體旣書紳而自警戒吾黨之子弟

閉戶焚衣冠賦

噫君子之秉心擬青天與白日苟一誤於汚  
地盍瞿然而警惕解衣冠而泣焚吾燬偉夫

楊子之持養早歲礪節於郡庠動天下之欽  
仰所學惟在於誠敬外誘焉得以內爍慕不  
弛於前聖師易色於先哲足豈涉於帝肆絕  
滯邪於耳目確所守之不拔將不改乎此度  
彼何人兮不諒謂我守之可污茲可欺以其  
方固信往而無疑遂引我於華館坐未及於  
移時俄艷粧之倏至近君子之光儀若吾身  
之將挽斯愕然而言歸念父母之遺體豈可  
陷於非義十載齋居之衣冠誤入娼館之陋  
地閉牖戶而靜息衣淚瀉兮傾汛爰一舉而



焚之與百穢而但燼是自治之勇凌藪內植  
之堅確由素養一若是驗終始之如一翻後  
日之所守曾不抗於禍福樹巨節於千載奠  
霜雪而貫日偉當日之焚衣誠起脚之地頭  
夫何衆人之昏慝謾滅德而不修紛紛以色  
而亾身孰好德如好色豈但行己之非正又  
將壞人之心術顧余質之暗昧剗若是而謂  
勉恐此志之不固聊作賦而自勸

鍾山放魚賦

四海鼎沸之日萬姓魚喁之夕夫何半山之

老奸獨煦煦於微物假惻隱於外貌示愛物  
之仁術曰自筮仕之初載逞食餌之奸隱病  
國柄於執拗困蒼生於新法民魚爛而莫恤  
魴頰尾而不察肺肝一露於具瞻塵踪晚投  
於舊宅彼何人兮求媚饋秋江之金鯽目纔  
及於蜿蜒喜假仁之在是謂物我之畏苦諒  
無異於彼此慕放鷹於魯人效畜池於鄭子  
忍所食之素性付校人而舍諸始圍圍而未  
舒竟洋洋而自如將痛民之毒手專小惠於  
數魚嗟侵漁之天地魚獨被乎其澤是區區

而爲仁諒外假而非實噫君子之施仁自親  
親而及民竟餘恩之及物蓋一視而同仁胡  
荆公之假爲惠先物而後人縱恩及於微物  
功不至於黎民色取仁而行違吾嗟夫王氏  
之愛物聊援筆而作賦寓春秋之鈇鉞

不登衡嶽賦

萬里南州一介孤忠愁邊白髮憂國丹衷歷  
衡嶽而不登歎莫遑於胡公誠旣切於靡盬  
志何暇於遊躡先生有宋之真儒鍾光岳之  
郁毓早歲許身於王家期盡職而補闕何碧

蕙之捐芳奄秋風之度壑千里賈生之舊地  
命又承於汝往路一開於荆榛責已專於鞅  
掌恐職事之或愆恆未遑於宴息行行兮南  
路薄言矣兮山之側睠蒼翠之峯律藹佳色  
之葱鬱一抹干霄之氣像惱天涯之行色看  
未了於擡眼志一遊於峻極固宜仁而宥智  
慕古人之遺風學小魯於登東擬飛下於祝  
融收拾衡南之景物慰遠行之意思將駕言  
而戒行思自至於陟彼念職事之所係不在  
彼而在此尚不遑於啓處况有事於優游斯

惕然而卽止負平生之勝遊噫若人之一念  
固從事之誠篤身不躡於衡嶽名已高於秦  
岳夫何歛此大惠空白首於遐域顧當時之  
天下勢已至於岌岌倘登庸於廊廟庶可爲  
濟川之舟楫使先生大有爲之志空寄意於  
衡岳之不登而卒未得展布於當日則寧不  
爲之於悒也哉

印賦

噫淳龐之世遠悶疑貳而交誣苟無信而相  
示詎上下之交孚覽斯印之有作嘉制度之



深意寔爲治之一物一衆心而不貳昔太古之無爲結一繩而有裕令未出而信乎化自被於率普嗟世下而道微倘忠信而滋僞紛巧詐之日作盍以信而昭示肆聖人之首出務教化而致治恐人心之難信印於是乎肇作制如斗而體方正前面而篆刻稱權衡而大小由別品而異制自天子至于大夫紛等級之有序或以玉而以金或以銀而以銅是示信之一器一無私而至公君有命以是而出布臣得言以是而八告政有孚於天下言



不發而相靠鎮奸雄之肝膽靡姦徒之曾臆  
判是非而不差定民志而歸一彼萬邦之政  
令咸以此而施設政有難明今舉茲印而分  
別真偽綜錯兮證此印而辨釋茲制印之爲  
美信自及於民志縱蠹蠹之微物諒致治之  
重器倘無此之爲信羌不可以制治然相信  
之有道不在物而在德覃恩信於豚魚致庶  
類之咸若何世降而制衰徒虛器之自守民  
不信乎我信印於我乎何爲笑亾國於秦壘  
陋倒用於段氏吁嗟乎印不自信本吾人誠

信而已不以物而以信淡有望於佩印之君子也

詩

示諸子

持身如履薄操心若奉盈毋惰又毋荒毋忝爾所生

雜詠三首

皇天皆賦命世人不自知安危利其裁營營無不爲君子知天命修身順受之

歲月容易過人生能幾時滅裂無所得撫躬

澗自悲前途日漸窄難免小人歸  
聖人雖未及賢人猶可希善行雖未有惡事  
直欲無及時當自勉此外更何求

輓李戾寓

循良來自大家庭加額韶州德化明天喪斯  
耶胡至此崦嵫西日角無聲

每朔躬親聖廟香歷尋圭菓荷芬光粹容醇  
德從何覲瞻望飄旌涕泗湧

志感

琴瑟既靜好常棣且湛樂三男共採蓮諸孫

蘇門先生遺集卷一  
七  
滿堂室箇中無限悲北堂春寂寞

從子涑道失火有感而作

徙薪至誠爾知否禍福無非自己求前日若能治曲突不煩牛酒慰焦頭

偶吟

白髮蕭蕭兩鬢新此生無計更青春何方駐得西飛日長對書中賢哲人

輓李南溪

輔

忠勤孝友寔由天頤養林泉閱幾年  
臞鶴三清標益劭鳴騶二邑化能宣  
忍看宗黨標推

痛誰識浚園蕙自捐素紼歸程躬未執吞聲  
行立夕陽阡

疏

請流高敬履仍請五賢從祀疏

戊申

臣等嘗聞孟子答公都子好辯之問曰予豈  
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  
道不著邪說誣民克塞仁義吾爲此懼閒先  
聖之道邪說者不得作釋之者曰邪說橫流  
壞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夷狄篡  
弑之禍故孟子浚懼而力救之君臣父子之

道賴而不墜臣等每讀至此竊歎聖賢爲斯道闢邪之意誠有所不得已者而在今休明邪說有作臣等於高敬履等疏是懼焉蓋其疏爲成渾訟寃而乃於其疏中歷敘金宏弼鄭汝昌趙光祖李滉四賢臣之名而以及成渾乃以渾爲繼四賢臣相傳之統緒者然而無李彥迪名字噫彼以爲今之世無能言者乎臣等竊伏念道統之傳必待其人非所妄論而僭自取舍無復忌憚政朱熹所謂掠粗角精據外攻內甚於率子弟而攻父兄信枝



葉而疑本根者也彼其心術之蔽本不足與較而不直則道不見是以臣等於此亦有不  
得已之辭伏惟 聖明垂察焉臣竊惟箕師  
化述僻陋無聞世俗所謂儒者之學或局於  
章句之習或難於異教之行其所以修己治  
人者一出於私智人爲之鑿鑿而使其君之德  
終愧於三代之盛其民之俗不得躋三代之  
隆麗氏之末程朱之書始來于國中而儒道  
漸明鄭夢周之後五賢臣相繼而出荷 列  
聖培養之化爲後世道學之宗所以爲階級

門庭者皆洛閩諸賢之旨設而修己治人者  
卓然於世俗利害之私以堯舜君民爲其責  
扶持世道爲已任萬古相傳之道粲然復明  
於世使我偏邦如夜復朝固非一種道理出  
入彼此者町可鬻鬻而若李彥迪則先民之  
稱述其道德者謂之鮮倫於東方而 大行  
大王於踐祚之初賜諡曰文元又命配享於  
明宗廟庭其尊信而未章之者如是而敬履  
等敢抗私邪之論謀售阿好之計舜跖之塗  
未判消長之機互乘噫天其欲喪斯文耶何

世道之變至此也此先賢所謂洗垢而索孟子之疵也雖然天地不以人之毀而損其大則彼輩之邪說何傷於已定之論乎臣等竊以彼亦儒名者也是非之天固所同得而生斯長斯見而聞之者不後於臣則敢逞異見至瀆 聖覽者抑獨何哉昔程頤之爲明道墓表曰學者於道知所向然後見斯人之爲功彼其胸中好惡既溺於見聞之私則彥迪之賢彼何知之而視彼成渾有如河朔之聖則其所嚮慕而推許者空無所不至而其在

先朝有銀河滌暑辱之教故窺覲而不敢發  
逮今嗣服之初意聖上方在罔極之中是  
非之論有不暇顧而依例允可則可以濟一  
已私比之計而或壞他未遂之事者此其時  
也於是饒筆舞術以俸其一中其篇計可謂  
巧矣其意則亦已慘矣幸賴天日在上妖鬼  
罔遁卽命師儒焚于大學館前此文皇帝焚  
朱友季之書之意也臣等欽仰 殿下衛道  
尊賢抑邪扶正之盛心而實興起斯文之一  
大會也臣等於此不勝其賀幸之至而抑恐

其所以處之者猶未盡也何者永樂之友季  
卽今日之敬履也文皇帝旣焚其書又斥而  
罪之故當時之人皆知其邪說之不可作而  
以至於今天下文明臣等竊觀今日之勢甚  
於永樂敬履之疏不啻友季則斥正之律當  
百倍於友季而只焚其書使此妖邪之輩尚  
安寢息此人心所以憤切而公論之所以終  
鬱者也夫天下古今之所以維持而綱紀者  
果何道也嘗聞是非者公論之所在道術乃  
治亂之攸繫道術不明是非失真則設淫邪



僻之說作於心而害於事作於事而害於政  
若不痛加剖析使是非邪正判然有歸則吾  
道將何以得明而世趨亦何所適從是以孔  
子爲邪說暴行之起而筆下鈇鉞亂賊以懼  
蘓軾盛稱荀彧爲聖人之徒則朱熹以爲罪  
不下王氏而原情定罪不少假貸夫安石乃  
誤國小人而軾之罪與之同科誠以其賊天  
理害人心者有甚於彼也今侮賢害正之論  
旣已得罪於聖賢臣等恐古人復生則其取  
舍先後必有在矣豈止於焚其書而已況今



哲命維新百度以貞道術之晦明士趨之邪  
正皆係於一轉移之間伏願 殿下遠體文  
皇之心以罪友季者罪敬履等逆諸絕徼以  
禦魑魅可也然而抑邪衛道之本則恐不但  
在於此也臣等聞紹興初胡寅請以兩程從  
食於聖廟而以為正人心回世治之本嗚呼  
以五臣之賢尚欠從享之禮望盧卓者徒切  
景行之忠頌張呂者未見縉儀之舉邪說之  
間作職此由也今若因循不舉則後日之為  
敬履者安保其必無也伏願 殿下追先王

未行之志盡今日述事之孝則吾道之晦而未明者自此而明士氣之鬱而未伸者因茲而伸一國臣民咸仰大聖人之作為高出尋常而所謂正人心回世治之本將自今伊始矣臣等於此誠有所不能已者而遲延至今不卽懷疏者八音初過因山有期摧擗之中有難塵瀆患於虞矣之後一陳辭闕之懇而踰嶺西爲已浹旬月吁亦晚矣伏願 殿下思孟軻不得已之辯察聖門肆諸市之請特降嚴命使翹翹之輩永絕於白日之下則吾

道幸甚 國家幸甚

請辨鄭仁弘誣詆文純公李滉疏

辛亥

伏以五賢臣從祀之舉實出於繼述之孝  
此誠斯文之大幸 聖朝之美事觀聽一新  
四方相慶而竊見右贊成鄭仁弘劄子以先  
正臣李滉嘗論其師曹植及成運指其病而  
不許以中道乃於陞配之初敢肆忿嫉之心  
謂李滉誣曹植托以辨明而欲售其偏說之  
說至以古昔聖賢爲之證援雜引經傳以爲  
構捏之囊橐剽竊文字曲爲牽合許多說話

殊甚無謂而并及於先正臣李彥迪臣等竊  
念 聖學高明義理昭著其於邪正之際洞  
燭情偽魑魅魍魎不得遁逃而 聖批有曰  
林下讀書之人厥有所見 綸音至此遠近  
惶駭臣等聞學仁義而差者非無所見終至  
於無父無君明王道迷禮樂者非不讀書而  
啓後來焚坑之禍生於其心而害於其政自  
古然矣今仁弘恪守偏私之見箠鼓譟張之  
說豈可以讀書而信其所見也哉臣等竊以  
爲是非邪正昭如日星若使二賢臣有知則

笑而受之誠如 聖批而叔孫之毀當時門  
人力辨而不置况仁弘外假尊師之名而實  
逞誣賢之計臣等之辨誠有所不得已也予  
滉之於曹植成運雖未嘗徃來論難而其與  
植書曰吾與之神交久矣曾所慕用論運亦  
曰清隱之致令人起敬則其爲推許之心固  
已至矣而惟仁者能好人亦不溢美則其曰  
傲物輕世老莊爲崇難要以中道云者非指  
其不仕而言也特論其這箇氣像而惜其有  
偏處則其欲引而同歸於大中至正之道亦



可想見於言外矣今仁弘以己之私心度大  
賢之心而謂之誣毀借一中字多費說辭噫  
中可易言也哉子思引夫子言曰依乎中庸  
惟聖者能之釋之者曰政吾夫子之事而猶  
不自居孟子論夷惠亦曰聖之清聖之和而  
隘與不恭君子不由則至矣中庸鮮能久矣  
李滉之於植運固不可輕許而今仁弘以高  
尚認爲中庸謂植運受誣於李滉而且以科  
目發身謂之依違諧世臣等聞曹植廢舉之  
年是李滉已登顯秩之後若使植早登科第



則亦可謂諧世者乎其行非諧世其藏非絕  
世君子一心惟義所在而摺撫譏誚無所不  
及至以嘉靖乙巳年間爲不可仕之時臣  
等竊惑焉若以周旋於危疑之際爲失道則  
甯武子何以見稱於聖人而仁弘乃曰此固  
不足論也其亦不患也已臣等竊惟先朝  
備忘之傳雖有未安之教而其爲悔悟之  
旨旋下於玉堂之劄至於答嶺儒疏曰尊賢  
重道之誠徐當議行一國臣民咸仰日月之  
明而今仁弘妄加追度乃曰備忘之墨尚

明躋享文廟風聲甚盛氣勢可畏於此足以見仁弘久欲立異於正論而難其說故援引遙教謀動 聖聽其爲計可謂巧矣而鉗制一時之意亦如何哉一念百念皆在詆斥洗垢索瘢何患無辭至引程子之論而訾毀於平生行已之間亦已甚矣臣等聞道東之後雖有志道之人而或拘於象數之傳或昧於理氣之分近者騰理於牙頰遠者馳志於宵冥而李滉天姿純粹踐履篤實其言則聖賢之訓而其理則得之於心知行并進動息交

養沉潛本源發而爲文章立言著書實有以  
明先聖之遺旨示來學之模範誠如菽粟裘  
葛之不可廢也豈可以偏長目之而今仁弘  
指以爲文學謂有陷溺淪胥之患吁此朱子  
所以見誣於陽明者也豈意今日復有此說  
而眩瞽倒置至此之極也臣等恐此說若行  
則其所謂風靡波蕩爲異時之憂者將不在  
於他又况曹植嘗與李滉書曰先生身到上  
面又曰平生景仰有若星斗于天又曰無路  
承教於懿文之地臣等未知所謂上面者果

指何地界乎以不得承教爲恨則其爲景慕也至矣曹植之言百世傳信而親炙如仁弘反倡異論是非但不識李滉且不識其師之心臣等未知仁弘所聞者何學所傳者何道而設謠喧逐終始爲正學之害一至此乎且其一己之進退何與於 聖朝之所尚而乃曰何敢前進自取異道之猜乎其所以自處者不已侈乎今文治休明師不異教莫非二賢臣之賜而仁弘自私其學別立門戶所謂異道者可謂自知之明而紛拏齒舌有戾於

進語之道其劄中所謂性情之不得其正誑  
後學而害斯道愚弄一世視爲無人者政自  
道也大抵人須到恁地然後方論恁地人故  
先儒曰至誠之德非至聖不能知又曰君子  
所爲衆人固不識也噫先賢造詣之地言論  
之旨出處之義固非淺見末學所可容議而  
况仁弘偏私之甚而見識有所蔽憤懣之極  
而毀譽失其真其辭之邪詖不待能言而可  
辨矣今臺閣之章奏勤懇館學之封疏累上  
而天聽愈邈俞音尚闕臣等未知 殿下



於此兩存是非不欲區別而然耶抑 聖度  
包容匿瑕藏垢而然耶古之守道者心無偏  
邪公是公非一無所苟而今仁弘挾憾蔡怒  
熒惑一代之定論是道其所道非君子之所  
謂道也古之尊師者莫如宰我子貢而曰賢  
於堯舜曰未有盛於夫子而孟子稱其不阿  
所好今仁弘反其師說指直爲僞有如蝮螫  
於大明實爲其師之罪人則其所以尊之者  
失之甚矣若曰不必濞攻則臣等於此滋惑  
焉臣等嘗聞學者於是非之源毫釐有差則



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故古昔聖賢辨之甚嚴豈不以惑世誣民之禍有甚於洪水猛獸而然耶使仁弘爲病風喪性全無知識則已山林養望自許太過出一言語思易天下而矧今 聖眷之下心有所恃以爲我爲此言則 天聽可回 天聽可回則我之積憾可以悛報饒筆聘辭惑亂視聽其流之弊將至於滅民彝害天理拔本塞源責在吾徒而 殿下不卽辨斥反加優許使黑白混淆賢邪雜糅吁先儒受誣暴白無地邪說橫流莫

之救止消沮變化之患亦於此漸矣哀今之人幾何其不胥而爲異流也臣等於此含嘿而不言則是得罪於斯文而辜負聖明是以懷疏來叫咫尺 天門支離之說實出肝膈伏願 殿下幸垂察納特舉邪正之辨明示好惡之公使卜莊子之徒更勿竊笑於傍則吾道幸甚 宗社幸甚

書

答太學士林

日間竊承僉諭就悉先獲之意爲斯文浚庸

慰賀生等竊念邪說之作常在衰世之本豈  
意今日復覩如此之事乎雖然天地不可毀  
而毀之者亦有之其亦勞矣彼仁弘其如先  
生何第以邪正兩立世治攸係生等亦爲此  
懼而較計辨爭恐非知先生者也况先生之  
道德文章尊信而景仰者莫如南冥先生而  
非毀之言反出於其門若使南冥有知也則  
闢之之辭不待於吾徒矣姑示不治之治以  
俟自破之日如何

與道內義將金翰林垓柳正字宗介鄭

進士雅

伏惟僉候起居萬重當此封豕隳突之日痛切連鷄不棲之患粗陳一得之愚謀禱萬全之舉惟僉尊試察焉竊念討賊之方雖非一二而揣以今日之勢撮其最急之務則不過曰合勢而力戰而已方今官軍義旅在處蜂起而各有盟主私立旗幟軍令無統衆情不一欲以擊左則甲者憚於赴援欲以攻右則乙者辭以越境彼此之間頓無唇齒之須前後之陣莫有手足之捍甚至越視荼瘠而坐

而不救者有之留時引月馴養賊勢今月不  
戰來月不戰漸歸腴削如火消膏遂使兵禍  
連挈而北風之雨雪已迫 大駕遷次而西  
塞之泥露亦久豈非 社稷之深羞臣民之  
長慟乎夫漢賊強弱雖似相懸而若以數陣  
之力同殲一隊之賊是猶舉炎火而燒飛蓬  
惟彼假氣游魂之徒當盡殪於一麾耳不然  
而惟以設伏爲先務未有揮截巢穴之舉則  
雖或有一二措捕之功譬如河濱之人捧土  
而塞孟津其何補於賊禍之日熾乎圖大功



者不恤目前之小利建奇策者必有慮外之  
深患討賊之方豈止於設伏而已也勢弱則  
受制於力巨援孤則見挫於兵多是固愚智  
之所共見而猶且狐疑於成敗之數狼狽於  
利鈍之形持以一年之久而未效九伐之悛  
徒有輓粟之弊而不見獻捷之期半一國成  
左衽之鄉舉萬姓爲炎幕之燕若此不已則  
愚未知國事之有濟也古之忠義之士當國  
事板蕩之時不以摧敗而自沮不以勢弱而  
不戰姑以諸葛武侯之事斷之則以一區彈



丸之國當三都鼎峙之際東征西討前後百戰故其自言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又曰與其坐而待亾孰若伐之況以十倍之衆截一部之賊初未至甚難而外此他求則無復有可爲之時矣當其來犯則極力以備及其退去則合勢進攻有迭戰肆勇之功無翫寇蓄盜之患此實今日之急務也相持蚌鷸之勢尚稽鯨鯢之誅日爾一日後此數月之久則軍糧已罄民散殆盡雖欲力守而亦不可得而賊徒之雄據我土則猶夫前日也蔡

我食盡之後肆彼吞噬之患則誰復有挽弓而敢抗者哉興言及此夢悸食噎恭惟僉君子義不後君忠則盡命奮心射天之兇擬辦取日之勲是實國家之干城中流之砥柱無諸君一日則無人道一日一國之人孰不曰微管仲吾其左衽也申胥一身尚能存楚一旅之衆足以興夏則今之兵力之強有能百倍於前日僉君子奮發之忠又不後於古人者哉但以陳師有日策勲無期良由領兵之人各自爲心不能合勢力戰而然耳兵貴揣

速不尚巧遲時事之急有同救焚幸勿猶豫  
速建鴻圖流聞近地留屯之賊累經夜斫通  
道居半羽毛零落加以天寒近緊巢穴冷薄  
裸襏之俗耐寒非性赤身凍死道路相望意  
者凶徒擗孽稔惡已極而人謀不臧勦滅無  
期天必假手欲以殲殄而無餘類也然則狂  
寇之所以淹留我土已經冬月者亦安知非  
國家不幸之幸而禍淫之天意亦可卜也天  
時有可爲之機而賊胡無能久之命當此苦  
寒急擊勿失政惟其時也兩陣通信一書足

北齊書卷一  
三二  
矣而委以召募官導達丁寧者其意亦可勤也前日會盟之時適因事機非會大舉失圖息之未嘗不痛恨也夏將苦意敢此傳致其詳在口悉各盡虵蟄之力共飲鷄狗之血勿使城下之盟同歸霸上之戲千萬幸甚

上方伯李完平

元翼○癸卯

迺者伏承道內亂蹟撰進之命此實當時公議之攸係後日史筆之所據雖使能言者當之猶且不敢况孤陋蔑識如仡者邇來疾病侵尋精神耗憤尋常記聞尚未能之如此撰

錄何可容易承當耶蓋據其耳目所及則前後錯漏憑他公私所錄則彼此矛盾恐不可以此遽成編帙傳信於來後乃遂就當時從職事者以博其聞求當時掌文簿者以洽其見有聞輒錄有見必謄還向一室反復叅互則乙或是而甲反非彼有正而此可疑疑端不一取舍無據故各項事件必求其彼此俱合前後一出然後乃敢取以爲信若乍合而乍同者一皆置之此諉聞強記之斷案也書成復毀至于再三猶不自是就正於博雅者



遂遺之書人繕寫以呈嗚呼自壬辰至戊戌  
凡七年之間事機之會本道爲最耳駭而目  
慘者奚啻百千吁不有今日之蒐採許多時  
事其將泯滅無傳瘦精闕朔粗成一書或因  
成敗之跡而微評之或隨策應之變而直書  
之勸懲之所係則雖閭巷美惡必記之事蹟  
之難泯則雖他道得失或附焉美其得者非  
阿好也諛其失者非沽直也稽之散逸之藁  
叅以公共之論狂簡一筆不得不爾去其浮  
辭而取其一得以補傳疑之萬一惟閤下恕



其僭而採之則幸甚

祭文

祭李鶴洞 光俊文 代冰溪作

伏以河岳孕秀璧奎鍾精年自髫鬣英達夙  
成攻文吐句珠唾金聲累捷鄉科藉甚文名  
竟發鯤溟奮翼鵬程分憂政成宣化令明巨  
室三朝喬木一國知止致仕畫錦鄉曲扶  
持名教整頓綱紀協力立院以惠多士祚胤  
箕裘擅名斗南諸孫接武世稱奇男介福備  
五達尊兼三韶顏不老擬壽彭聃邦國不

東坡先生詩集卷一  
二四  
幸鷄夢斯促朝野惶化奔走號哭 當宁軫  
念賜祭恩洽始終何憾哀榮兩極乞等自多  
薰德慙非善良儀形永隔吾徒踴涼一區院  
宇遐想舊躡銜哀辦香敬奠菲薄

雜著

書旅軒說後

旅軒不知何所在也有以天地爲家日月爲  
編牖者暫屈棲棘之翼來尋失侶之雲而兵  
焰重酷舉國靡室於是杖屨東西高蹈遠避  
者蓋數三年于茲矣歲丁酉自開韶遷迤而

東得寓於青島之一村村卽南中之一桃源也來陽鄭君昆季先卜焉風期素合館遇甚勤禍福憂樂有以共之蓋亦旅遊中一大幸也自是夢斷故山棲遲異鄉隨寓而安若將終身做古人軒號之義而以旅名焉然則是軒也無方所無定居而若其無入而不自得者豈數尺椽題所可換哉觀夫囂然一室黃卷聖賢神遊空中之閣目玩虛室之白安宅不曠主翁惺惺有以得前人衣鉢之傳而時有從遊之輩願承開發之益則誘以曉之引

以解之此蓋古人之所謂一樂而得之者軒  
之主也若使是軒得同遊於杏壇之上而見  
夫子數仞之墻則升堂入室之階級寧讓於  
一時親炙之徒而用行舍藏之義周流四方  
之轍當與是軒同之矣若其高出風塵勇脫  
禍機躬樂飢於衡門任考槃於澗谷不以有  
得而自加不以有失而自損常存在上之戒  
自無次焚之咎者乃旅中之樂也旅中之樂  
得之心而寓之軒也是以人之景是軒而仰  
止者有如高山而承接之餘謂登龍門愛慕

之徒爭願適我則吾知是軒也當與洛中之  
行窩同道矣吁何以得此於梁楚之間哉嗚  
乎君子一身抱負重大有萬間大庇之志而  
虎殿龍樓無所不可則是軒之取義於旅也  
其亦不幸之甚也日今南氛未解方謀遠遷  
不知此軒又在何處余以薄薄嘗忝不遐盡  
室方畏於道途同車擬得於惠好而今日之  
來以旅軒一說示之且欲粧書一通徧受知  
舊之詩文而其末之首及荒拙余安得以辭  
之哉於是乎書



卷之二  
顯光狀  
癸卯

伏以縣令張侯顯光來自山林父母一邦寒  
者思衣飢者思食方切來暮之歎願率撫字  
之惠而今者以 聖廟之變爲不可仍守弊  
縣再辭呈告一驢將駕生等未暇會稽之奉  
餞敢效潁川之遮道而歸思浩然下情莫採  
茲冒疾聲而呼異神巡旌之下蓋 聖廟之  
變出於人心之不淑邑風之偷薄推原其罪  
則一境之民百死猶輕而閣下推考之律首  
及於縣令生等以爲傷 聖化者黥民也玷

賢侯者亦縣民也晝宵憤切求死無地而及  
見朝廷之處置一縣之民莫不欣抃以爲  
久被其化而縣令之意則以爲旣長一縣傷  
風至此引以自咎忠辭官守牢辭請退確乎  
不移夫以縣令幽貞素趣遺逸宿望簿書餘  
衷得祥非心則值此大變掉臂欲行雖得進  
退之義而生等亂離餘生初頌二天今其無  
祿遽失所依則呼訴之懇不得不盡於此矣  
生等竊伏念今之監司卽古之刺史也古之  
爲刺史者以得一縣官爲宣化之第一政則

縣令之去留不亦有關於閣下之政乎生等固當賣糧齊赴直叫天閣而嶺外遐蹤攀籲無增願從閣下得借一年幸將輿懇轉達楓宸俾回泉石之志得遂願留之請千萬幸甚生等謹冒昧以陳

記聞錄

出耕隱先生實記

先生諱孟專字伯純號耕隱生長名門早擢高第鶚立臺省秉直不撓景泰甲戌間世祖成天與人歸之勢先生於是棄官歸託跡旨輦餘三十年每月朔望向朝暎流涕而

拜子弟問其故曰祈禱已疾能無感耶又嘗  
自吟曰眼欲昏昏耳又聾見聞無敏與癡同  
此其微意也雖家人父子亦莫能測識而獨  
與佔畢齋應答無礙和詩無猜夫人疑之使  
小婢子向前而溺窺其微哂始知託疾之意  
先生生于 洪武壬申歿於 成化庚子享  
年八十九

勞葉遊擊思忠文 戊戌

嗟惟我東天子之疆彼何匪茹敢肆寇攘聖  
怒斯赫曰汝徂征方叔元老來殿邊城兵威

則勢如山虎民忠則爭誅渚鴻生等兵燹餘  
生田野賤蹤治平無日幾望岳爺旌旗油幢  
有耀幸覩漢官威儀萬竈飽罷曷飲食之惟  
此壺漿古人之遺雖無嘉肴式食庶幾雖無  
旨酒式飲庶幾嗚呼兵固有機固難速期縱  
則不可天討宜加禍且不測莫謂誰何今夕  
瞻揅聊伸衷曲他日雲臺共頌洪伐

葉公威德碑

戊戌○代作

夫我朝鮮亦天子之疆有文武爲憲之臣承  
王命來征公其一也公諱思忠號仰川浙



江金華府義烏縣人也今年春自醴泉移鎮  
于本縣築戟初臨仁威并著蓋經營邊畫指  
期掃清此固爲將之盛烈而若其整肅兵政  
保護民居求之於古亦鮮其匹於是縣民悅  
喜咸願刻石以著厥美而時事騷然不遑剗  
碣姑就片木要寓勿剪之思云其辭曰堂堂  
陣兮井井旗仁如春兮威如秋渚有鴻兮戩  
有魚螭首詞兮思何悠

城隱先生逸稿卷之一

城隱先生逸稿卷之二

附錄

行狀

公諱侂字懼之號城隱高麗太師壯節公  
崇謙後十二世門下侍郎益休封鵝洲君  
因以籍焉四世版圖判書允濡遇事敢諫  
人比之唐介諡貞肅子按廉使祐從圃隱  
鄭文忠公獲聞大義麗運訖與吉冶隱携  
歸鄉里號退齋父喪廬墓三年雙竹挺階  
以此旌閣錄三綱行實享尚州涑水院子

光富仕本朝歷敷臺省以直諫貶內府令  
是生士廉彥陽縣監是生錫命成均生員  
於公間四世曾祖諱俊禎教授祖諱壽佑  
儻有大節屢徵不就周慎齋銘其墓考諱  
元祿有孝友學問嘗遊吾先祖門 贈戶  
曹叅議旌門閭錄三綱號悔堂享義城藏  
待院妣淑夫人碧珍季 耕隱孟專曾孫  
秉節校尉智源之女以嘉靖庚戌九月九  
日生公于義城鄉校前里第公賦性仁厚  
豈弟自幼服習弟子之職餘力學問不煩

提督自底于戊丙子悔堂公歿餒粥寢苦  
執禮過苦既葬廬墓終三年後構榭架于  
墓下扁以永慕爲終身哀省之所壬辰外  
訃奉母夫人八黃鶴山雖當干戈搶攘中  
凡所以僂身養志之方靡不用極俄聞三  
京失守鑿輿西狩與伯氏興溪公恻慷慨  
流涕倡起義旅或有不應募者以忠義激  
之旬日間衆至數百人於是推興溪公爲  
盟主以書約金公垓柳公宗介鄭公世雅  
會一直縣亭遂分左右衛合勢以抗賊義



鼓一鳴人知死所懦者奮智恟者賈勇雖  
無臨戰斬馘之功傍近四五邑賴以得全  
實公贊劃之力也翌年春母夫人寢疾公  
日夜禱天及遭故哀毀幾絕喪葬祭奠一  
不違禮服闋歎曰不肖向日勞心於得失  
之場者將以爲親榮也今二人旣歿雖僥  
倖忝竊尚復誰爲乎自是廢舉業日取洛  
建諸書潛心研索究極其趣往往至忘寢  
食與張旅軒徐樂齋諸賢最善每相會輒  
講論經旨嘗爲旅軒作軒說見取賞而揭

壁焉癸卯因朝令與崔訥齋諸公撰輯  
亂中事蹟上編修廳完平李相公句管是  
役見公所錄乃許考據精博詞理典雅深  
得記事之體也戊申爲道儒倡與堂姪鼎  
峯公弘道爲晦齋李先生抗伸辨疏辛亥  
鄭仁弘秉國政以退溪李先生嘗於其師  
曹南溟成太谷指其病而不許以中道乃  
於躋廡之初肆發誣逼之語公聞之憤然  
曰此義理所關也於是推原退溪南溟兩  
先生相與之義辨斥其說詣闕陳疏其畧

曰李滉之於曹植成運謂之傲物輕世老  
莊爲崇難要以中道云非其不仕而言特  
論這箇氣像而惜其有偏處則其欲引以  
同歸於大中至正之道亦可想見於言外  
矣今仁弘妄認高尚爲中庸謂植運受誣  
於李滉乃以科目發身謂之依違諧世臣  
聞曹植廢舉之年是李滉已登顯秩之後  
若使植早登科第則亦可謂依違諧世乎  
至以嘉靖乙巳年間爲不可仕之時若以  
周旋於危疑之際爲失道則甯武子何以

見稱於聖人也李滉天姿純粹踐履篤實其立言著書實有以明先聖之遺旨示來學之模範誠如菽粟裘葛之不可廢也而今仁弘指以文學謂有陷溺淪胥之患吁此朱子所以見誣於陽明者也豈意今日復有此說况曹植嘗與李滉書曰先生身到上面又曰平生景仰有若星斗于天又曰無路承教於懿文之地其為景慕也至矣曹植之言百世傳信而親炙如仁弘反倡異論是非但不識李滉且不識其師矣

噫彼仁弘山林養望自許太過出一言語  
思易天下而矧今聖眷之下心有所恃饒  
筆騁辭惑亂視聽其流之弊將至於滅民  
彝害天理 殿下不卽辨斥反加優許臣  
等恐邪說橫流之禍將自此漸矣疏入廢  
主降旨溫諭時羣凶滿朝以構禍士類爲  
事亦不敢以此加害公見時象漸乖居常  
掖腕長歎嘗除永嘉教授不赴令諸子不  
習程文曰此非士子進取之日惟當杜門  
晦迹謹言勅行不至貽累先德可也甲寅



六月二十七日以疾終于正寢享年六十  
五於乎公姿稟溫粹宅心子諒平居莊敬  
自持無疾言遽色雖處幽獨而不設惰慢  
之容追慕之心終始靡懈每值諱辰先期  
齊沐祭品稍有無務精潔以致如在之誠  
事伯兄愛敬備至教諸子必以義方使之  
遊學於先生長者之門以冀其成立嘗以  
詩勸之曰持身如履薄操心若奉盈毋惰  
又母荒母忝爾所生其在鄉黨謹恭自牧  
凡民有喪莫不扶服未嘗言人之惡未嘗

與人較是非曲直然其好惡取舍一斷以  
義不肯枉道苟合家甚貧癸甲兵荒之中  
饘粥不給而親戚之飢荒者必以周急嘗  
曰吾見世人勤苦營產以遺子孫而有不  
能守者此不知命也遂吟一絕曰皇天皆  
賦命世人不自知安危利其哉營營無不  
爲君子知夫命修身順受之蓋乃是道也  
也早有經濟之志而半世林泉落拓不遇  
杜門却掃左圖右書悠然有獨得之趣爲  
文不尚鉤棘惟取辭達理順而已崇禎已

已以孝悌忠義舉聞 贈通政大夫承政  
院左承旨配順天朴氏平陽府院君天祥  
之後展力副尉倫之女事君子無違德訓  
子女嚴有法與公生同年歿亦同歲卽四  
月十六日也是歲十二月合窆于縣南五  
土山兌向之原男女各三人男長適道丙  
午進士健元陵叅奉丁丙亂倡義斥和贈  
吏議號虎溪字丹邱院次達道擢癸亥廷  
試弘文館修撰丁卯斥和贈都承旨號晚  
悟次悅道擢甲子增廣司憲府掌令丁丙

介和號懶齋享丹邱女長適金有暉次適  
任乃重主簿次適朴宗敬僉正虎溪有四  
男二女男長堞從仕郎次均宣教郎次埰  
進士號忍齋配丹邱次姑宣教郎號敬齋  
女適金尚珪次適鄭復亨縣監晚悟三男  
二女男長在生員衛率號禾谷次圭文科  
佐郎登通德郎號枕溪女長適尹以觀次  
適朴忠基叅奉懶齋五男二女長璣次埒  
宣教郎號霞村次堪宣教郎次塽通仕郎  
次埰將仕郎女適金宗源次適權靈注書

側室二男增璧曾玄以下繁不錄十世孫  
敦植枉尋不佞於日月山間年六十餘袖  
示公逸稿一冊固要對訂訂既訖因責狀  
行之文病憤中分所不敢當第於編內奉  
讀戊申辛亥兩疏已不覺擊節泣下噫巨  
猾之亂彝倫而害正道如彼其甚也苟非  
當世正人君子之倫相率倡言拔本塞源  
而闢之則其稂莠之潛滋烏何如也其有  
功於後世不啻若抑洪水而豈特一時兼  
夷狄之烈至荷崇褒而已哉不肖如綫義



身正之志不第  
不敢終辭遂據家狀強加隱括序次之如  
右惟願世之君子參互而採擇焉時屠維  
作噩中元節通政大夫前行承政院同副  
承旨兼 經筵叅贊官春秋館修撰官真  
城李晚燾謹撰

墓碣銘并敘

公諱侂字懼之城隱其號也姓申氏高麗  
太師壯節公崇謙之後也麗季有按廉使  
諱祐退歸田里父衷盧墓有雙竹之異以  
孝旌閭號退齋八本 朝有諱光富內府

令有諱士廉縣監於公爲五世也高祖曰  
錫命生員曾祖曰俊禎教授祖曰壽倜儻  
有大節屢徵不就考曰元祿有孝友學問  
嘗遊退陶先生門旌門閭錄三綱贈戶曹  
參議是爲梅堂先生妣碧珍李氏校尉智  
源之女耕隱孟專曾孫也嘉靖庚戌九月  
九日生公稟質仁厚姿性孝順自孩提能  
知愛親之道又能讀書不懈詞學日就丙  
子遭先公喪廬墓終制構數架於廬下爲  
終身寓慕之所壬辰島寇大搶與伯氏興

溪公倡義應募多協贊之功癸巳丁內艱  
時兵戈搶攘式禮無暇而猶能自盡敬戚  
備至君子以爲難自是謝絕公車日取洛  
建諸書潛心玩究與張旅軒徐樂齋諸賢  
爲道義交時月約會以資警益又與崔詡  
齋諸公編進亂中事蹟完平李相公見之  
歎曰真可謂古之良史也戊申以晦齋先  
生被誣事與從姪弘道抗疏伸辨辛亥又  
以仁弘詆毀退溪先生與嶺儒詣闕陳  
疏直斥不諱士論莫不洒然事伯氏極其

友恭訓子姪必以義方持己以謙而未嘗  
受唾而媿媿與物無競未嘗枉尺而流徇  
家勢清寒厨烟屢絕而泊然不以爲意嘗  
曰世人之營營殖產以遺子孫者皆不知  
命也甲寅六月日以疾終于寢享年六十  
五葬于五土山兌向之原嗚呼公有孝友  
之至行有慈諒之懿德上以承賢父之緒  
業下以啓令子之儀刑跡其平生無一毫  
瑕謫殆朱夫子所稱篤行趙君之儔歟配  
順天朴氏副尉倫之女有閨範克配君子

生同年歿亦同年墓合窆崇禎己巳 贈

左承旨以忠孝也三子適道健元陵叅奉

贈吏曹叅議號虎溪達道弘文館修撰贈

都承旨號晚悟道司憲府掌令號懶齋

三女金有暉任乃重主簿朴宗敬僉正虎

溪四男槩均採進士玷晚悟三男在衛率

圭佐郎整懶齋五男穢坂堪塲埜庶男增

壁曾玄以下多不盡錄十世孫敦植將伐

石而飾墓責顯詩於不佞義有不得辭者

遂按狀而撮其槩爲銘銘曰



孝著於廬墓之日義炳於敵愾之秋抗疏  
扶正吾道之直也撥亂攜實良史之規也  
有石亭亭戒樵牧於千后也已酉重陽節  
前義禁府都事聞韶金道和謹撰

墓誌

公諱侂字懼之其先鵝洲人七世祖諱祐  
仕高麗爲金羅道按廉使麗運訖退歸田  
里親歿廬墓泣血有雙竹生于淚滴處以  
孝旌閭號退齋六世祖諱光富中顯大夫  
內府令五世祖諱士廉彥陽縣監高祖諱

錫命成均生員曾祖諱俊禎承仕郎教授  
祖諱壽隱居末志屢徵不起考諱元祿號  
悔堂有孝友學問 贈戶曹叅議旌表門  
閨妣碧珍李氏曾祖諱孟專司諫院正言  
祖諱惴通禮門通贊考諱智源秉節校尉  
以嘉靖庚戌九月九日生公公稟質純厚  
慈詳惻怛孝友因心式遵先訓丙子居外  
艱廬墓終制壬辰倭亂倡義師有全城之  
績癸巳遭內憂時丁大亂不暇禮義而葬  
祭一從禮制追慕之心終始不衰嘗為橫

儒倡爲晦齋先生伸辨又論鄭仁弘誣賢  
之罪士論違之事伯氏盡友恭教諸子以  
義方又以取友必端不妄交遊爲誠處鄉  
謙恭自牧與物無競凡人有喪莫不匍匐  
相救癸甲兵荒之歲饘粥不給而親戚之  
飢餓者必以周急平生無疾言遽色口不  
言人過然其取舍好惡一斷以義未嘗枉  
道苟合家計屢空怡然自處不以爲戚嗟  
嘗曰吾見世人勤苦營產以遺子孫而有  
不能守者此不知命也自少有志古人之

學文辭爲儕友所推重攻舉業而未嘗留意焉甲寅六月二十七日以疾終于正寢享年六十五配順天朴氏端良仁孝允味公德事君子訓子女皆可爲壺範與公同年生而歿亦同年四月十六日是歲十二月二十八日丙午合窆于義城縣南五土山兌向之原嗚呼以公兩美之相合宜其克享遐福而身不免窮厄壽亦靳耄艾天之報施善人果止於是也耶男女六人長曰適道舉丙午進士仕爲祥雲道察訪

達道擢癸亥廷試今爲侍講院弼善次悅  
道擢甲子增廣兵曹佐郎女適士人金有  
曄次適訓鍊主簿任乃重次適僉正朴宗  
敬內外孫男女摠若干諸孤遵公之志克  
述家聲意者天之福善之道其有待於今  
日也余於公兩姨兄弟也以吾早失所怙  
見憐於從母公亦視以親弟壬辰之亂托  
公伯仲烏命死生共之知兄之篤行安莫  
如弟有拙於稱揚無嫌於溢美至其世敦  
孝友嘉言懿行多有可稱而今不盡述焉



卷之二 十一

皇明崇禎三年庚午五月日前江原監司

崔暉謹誌

墓表

府君諱仵字懼之鵝洲人自號城隱高麗孝子按廉使諱祐之後曾祖諱俊禎承仕郎教授祖諱壽累除寢郎不起考諱元祿以至孝篤學 贈戶曹參議旌表門閭妣碧珍李氏正言耕隱先生諱孟專曾孫秉節校尉諱智源之女府君生於嘉靖庚戌九月九日稟質醇厚慈詳惻怛孝友因心

式遵先訓讀書爲文不待程督而自底于  
成烏儕類所推重丙子丁叅議公憂廬墓  
終三年壬辰之亂與伯氏倡義師遮截賊  
北來之路徇郡多賴之癸巳先祖妣下世  
雖在干戈中葬祭一於禮無憾癸卯因  
朝令撰進亂中事蹟窮搜博采無毫毛爽  
失語完平李相公浚加歎服戊申與堂姪  
弘道爲晦齋先生辨誣辛亥又論鄭仁弘  
秉國誣賢之罪士論避之府君天姿旣高  
濟以學力平生無疾言遽色口不言人過

失然其好惡取舍一斷以義未嘗枉道苟  
合教諸子必以義方嘗書一絕以戒之曰  
持身如履薄操心若奉盈母隋又母荒母  
忝爾盻生又以取友必端不妄交遊爲戒  
處於鄉黨謙恭自牧凡人有喪莫不匍匐  
癸甲兵荒之歲饘粥不給而親戚之飢餓  
者竭力周恤家甚貧窶而安分自足未嘗  
爲戚促趨營計遂因俚語爲之歌曰皇天  
皆賦命世人不自知安危利其蓄營營無  
不爲君子知天命修身順受之少攻舉業

而未嘗留意中歲以後絕意進取日以經史自娛嘗除永嘉教授不赴甲寅六月二十七日以疾終于寢享年六十五先妣順天朴氏平陽府院君天祥之後曾祖諱璿義興縣監祖諱李卿副司果考諱倫展力副尉先妣端良仁孝事君子訓子女皆可爲壺範與府君生於同年歿亦同年實四月十六日是歲十二月二十八日丙午合窆于義城縣南五土山兌向之原 崇禎己巳以孝悌忠義 贈府君通政大夫承

政院左承旨兼 經筵叅贊官 贈妣淑  
夫人生三男三女男長適道進士 健元  
陵叅奉次達道擢癸亥 廷試弘文館修  
撰次悅道擢甲子增廣今烏宗簿寺正知  
製教女適士人金有曄主簿任乃重僉正  
朴宗敬內外孫曾男女摠百餘人嗚乎不  
肖遺孤竊位于 朝祿不及養墓木已拱  
嗚乎痛哉昊天罔極 崇禎甲申後二十  
三年十月日不肖孤通訓大夫行宗簿寺  
正知製教院道泣血謹識



祭文

崔 覲

鵝洲之申退齋雲孫世篤忠孝詩禮傳門  
至于悔堂寔我姨舅學慕先哲鄉稱孝友  
種德莫施天奪其壽惟我從母克配君子  
睦隣慈幼厚人約已嗚呼我兄稟此純美  
溫恭愷悌念絕驕吝不琢不雕良玉自潤  
何修何飾天賦能全錫類如此可敬其先  
簞金何貴厚遺青氊衡門長掩左經右傳  
踐履之工晚益精專功浚撰蹟誠著衛賢  
藻思發越人莫比肩我命奇夔勿失慈天

既觀從母宛在母前追想言貌有淚漣漣  
孤露此生兩家同然相弔悲切中心戚戚  
粵在龍蛇遭時孔棘提携共避林藪川谷  
死生患難情愛日篤升沉晚歲閒忙異路  
優遊林壑兄自固守日暮途窮我獨窘步  
自貽伊阻怒焉如擣今歲仲春相對草草  
二兄鼎坐慰余勞苦兩家兄弟惟我三人  
白首久別寧不沾巾濕有香菽江有修鱗  
可採可釣娛我情親遠處苦念餘生幾日  
邠知斯語是為訣別兄暨賢嫂生同庚戌

空爾樂爾友以琴瑟尚遠偕老奄成同穴  
兩喪先後只隔數月哀姪馳書兄病忽劇  
奔走而來踵門聞哭及嫂同殯五土山麓  
嗚乎以兄淳慤命何窮厄以兄靜厚壽何  
偏嗇天道何舛使人疑惑仁必有後吾聞  
其說王氏之門槐陰鬱鬱不祿不壽有待  
後日想兄平日壘簾和悅至老彌篤不忍  
暫離伯兄在此舍而何之嗚乎端良之性  
敦素之質溫雅之懷和順之德痛哉痛哉  
永不可覲牛岡在南青鳥旣卜萬事已矣

一枕青山夫我何悲兄所安兮

又

申之悌

恭惟我公優遊禮法之場沉潛經傳之學  
承家孝友之行鄉隣所服滿庭蘭玉之慶  
空享遐福嗟天報之未豐伊享年之何促  
客天涯而聞訃禮奉含之未及悲歲月之  
不居而一暮之倏忽逮今日之還鄉愴風  
烟之蕭索念舊好兮不得見森笑語於平  
昔擬陞瞻乎新阡望佳城之攸托據此懷  
之悠悠庶冥接於鬢髯被疾病之爲崇望

白楊而慟哭代族弟而送奠黃幽靈之來  
格

又

李時幹

惟靈耳順人間克終藻蘖壽福不小眼看  
三蘭擢秀蓮池庭戶有耀同庚合沓繼月  
共逝吁亦何妙公資溫粹濟以學力亦既  
淡造公筆如椽備述亂蹟爰載史草咀嚙  
墳典芻豢悅口自少至老窮養有素達施  
可期終世耕釣天生有意天靳何心理固  
難曉嗚乎如蒙小子晚承嘉誨不謂不肖



温乎其容每加淳誘罔非至教常銘感骨  
祇貢欽慕未由一效已矣如今慟哉何言  
德音杳杳居諸不居暮祥已屆念古興悼  
單杯隻鷄哭奠靈筵心香一燒物雖菲薄  
誠是弭中辭以侑告

輓

李民成

吾鄉族黨鮮惟丈最相親瓜葛綢繆甚稟  
梓來往頻敬恭惟小子敦睦自先人節物携  
朋酒紛唵謝俗賓亭梧迎晚屨堤柳展芳  
茵洗學斟松醴堆盤繪玉鱗歡娛轉蕭瑟

憂患互紛縵自歎嬰衰疾無由接後塵追  
惟如昨日來訪在初春喪儷俄聞訃攀和  
日損神醫窮術莫效報至夢非真孤舞驚  
窺鏡雙飛劍會津平生敦素履文雅迥超  
倫囊裏要扶正鄉規擬挽淳斯文今已矣  
模範見何因移殯從權厝時辰遽浹旬恨  
余違紉列淹病卧漳濱屬有恩除命叨  
承駟 召綸至今趨禁掖不得出城闈綿  
酒慚徐孺幽明負伯仁佳城龜叶吉遠日  
歲占新合祔擬同室山川卽近隣精靈安

本宅生死信回輪一邑哀榮極諸郎孝思  
純琳琅映水岳材行冠成均俱是人中秀  
端安席上珍積淡期遠大吾老意酸辛滾  
浪傷浮世危途怵此身循簷憐短日引領  
望寒旻楚些辭淒斷長吟涕滿巾

又

申之悌

往來鄉曲寬衰境追逐蠻庠自弱冠孝友  
傳家能述事詩書教子得遺安僂中報我  
初委禱客裏聞君又蓋棺欲寫哀辭無限  
意白頭殘淚灑毫端

吾鵝殘緒尚綿綿嘗幸公家蓄慶延雙竹  
遺風傳世範三蘭寶彩稱家賢長思野屋  
披樽夕無復禪房對局年在世浪悲公不  
憾雙靈偕妥慰重泉

又

崔 峴

曾隨從母認慈顏泣道吾儕賦命艱苦語  
偏傷孤露意餘生共保亂離間兩鄉每恨  
違青眼雙槐如何繞碧山六十五年無一  
累槐陰留待後來看

又

金應祖

困幅無畦畛溫溫長者徒詩書閒契潤富  
貴等葭草堂溢萊衣彩門多釋送雛傷心  
五土下往事摠堪吁

耆耆漸零落城翁今又亾承款非一再戀  
德不尋常正道日蔡蕪斯文孰主張九泉  
雙劍合那忍更題章

又

李民寔

百年偕老瑟琴和膝下成行玉樹柯曉枕  
纔驚拳上鳳朝窓忽覺鏡中蛇津頭日落  
雙龍合邨北風高一鶴過掃省松楸違執



紼不堪東望臉傾波

又

洪瑋

孝友傳家法忠貞順軌儀同庚偕老約合  
德敬章時蘭茁難兄弟蓮芳煥偶竒申之  
福未艾有後可長期

又

黃致敬

玉田雙璧結真緣琴瑟平生道莫愆詩禮  
足觀庭訓美蘋蘩爭頌壺儀賢津還二劍  
期何促家有二龍業可傳庭樹悲風吹不  
止草心長動蓼莪篇

又

黃致誠

鵝城世德感多興廉老孝忠悔老承好景  
家庭薰炙久一心終始惕淵冰

陶巖基業杏壇前朝暮羹牆遇聖賢雙棣  
三蘭同一室洋洋謨訓不曾愆

曾與於菟托葛藟家庭馨德飽聞之薤歌  
違執佳城紉南望悠悠涕自垂

又

金汝

遠惟嶽降聖明年兼濟還違際會緣烏鳥  
情伸廬墓下熊魚辦得義壇前著史公心

搜訪蹟封章憶意辨誣賢庭槐鬱鬱三株  
秀玉福須看世世傳

又

申之信

吾先白竹感蒼穹餘慶今來鍾我公孝友  
因心伊自得詩書傳業卽家風郎多必做  
知天報壽齋子仁慟命窮最是人間難忍  
處搖搖雙翠芹堂中

又

李民宏

樂盡人間樂極哀玉京天上玉樓開花殘  
春雨憐何在竹死秋風鳳不來福祿異時

井陘先生遺集卷二  
二一  
牀笏滿貂蟬他日慶雲堆歲寒哭向松門  
路忍見雙旌八夜臺

又

李時幹

承授家風兩得全陶巖鍾淑慶綿綿義聲  
曾著睢陽烈封事能扶洛建賢蘭擢丹墀  
庭戶耀草成青史里閭傳生安死順知無  
憾回首靈光更愴然

家齊本是在身修淑德由來君子速鳳凰  
翔千停氣像牛岡崇五宅嘉休同庚重合  
津龍會賢子能承賈虎儔門屏諄誨今焉

寂鳴咽長川水自流

又

白見龍

稟質何醇美吾南碩德人箕傳爲已學孝  
達自天申大義叫閻日危忠草檄辰莫  
言仁不壽貽厥鳳毛新

空家多積善餘慶預占知有子屠龍器生  
孫列鳳姿福基坤德厚仁惜壽元稀偕老  
期同穴偏傷寓誄詞

又

高騁雲

國步艱難更復時靈芝約採歲寒期瑤琴



政合陳清廟瓊佩端空步玉墀良誨在心  
恒耿耿淳姿隔世已依依沉痾未負南州  
笈誰道當年有舊知

又

朴元誠

鳳山靈淑萃陶巖隱約園林著嶠南  
書中芻豢悅孝忠家裏葛裘撥合歲師友  
縱橫質奮旅龍蛇鈍利諳百年依賴  
絕哭望佳城那復覃

城隱先生逸稿卷之二